

有恒为成功之宝

杨光中

早年,我在南京《青春》杂志任编辑时,曾向许多知名作家约稿,除登门拜访外,还会书信往来,上海作家叶永烈就是其中一位。

我和叶永烈过从甚密,他的七封来信和写作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宁沪之间交通方便,我在上海北站下车后直奔他在沪西的住所。只见他家中俨然像个书库,书架顶天立地,可以立足的空间不多。他坐在窗前伏案“爬格子”,有客人来访才会停下手中的圆珠笔。我问他为什么用圆珠笔,他说写作时在稿纸下要放一张复写纸,留存一张底稿,以免邮寄时丢失而致“全军覆没”。这是他多年来的写作习惯和严谨态度。

每次,我向他介绍办刊物的情况,邀约他为本刊“作家创作”专栏供稿,他总是爽口答应,并建议连发,起名为“文学新记录”。评论稿在《青春》逐期刊出,受到文学青年的好评。

在编辑与作家的经常往来和交谊中,我对他的创作情况和过程有一些大致了解。据统计,叶永烈先后出版 200 多本图书,达 3000 万字之多,这个创作字数在当代作家群体中,不说独一无二,也是名列前茅。

俗话说:“大河奔流,起于源头。”在交谈中,他说自己的创作动力源于对文学的

爱好。当年在浙江老家读初中时,他向温州的报刊投去一首短诗,不久就刊登出来,还寄来了稿费。这是他的文字头一回排成铅字。按现在的话说,算是“处女作”吧。这首短诗很稚嫩,但发表后对他的鼓舞很大,从此,他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叶永烈信奉的人生格言是“有恒为成功之宝”。要想不断写出好作品,除了爱好,还要有恒心,要坚持下去。

1959 年,叶永烈开始写长篇幅的东西。他利用暑期,在购买横条练习簿上写出平生第一本书。那时他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,是个 19 岁的学生。青年时代想象力丰富,洋溢浪漫色彩。1961 年,他在从小摊上买来的粗劣发黄的格子纸上写出了另一部科幻小说——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当时国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,书稿投出后很快便退了回来。眼见稿子被“枪毙”了,他的爱人杨慧芬为此感到惋惜,便把这一摞原稿塞进母亲床下的破纸箱里,想着也许以后能派上用场。1978 年,叶永烈把这部藏匿 18 年的书稿投向少年儿童出版社,结果书稿大获赞誉,第一版就印了三百万册,成了当年市场上的“超级畅销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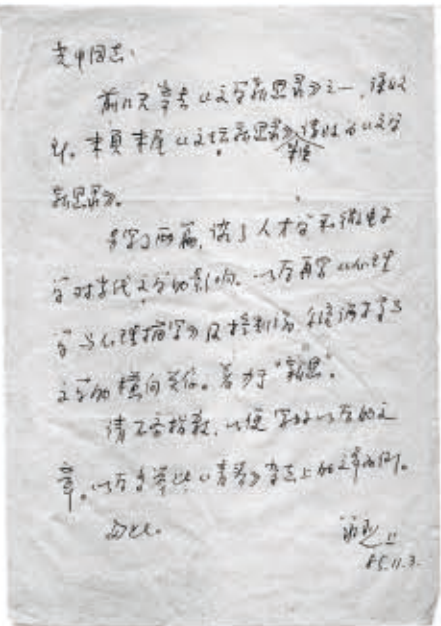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叶永烈一脚跨进科普创作协会,一脚试探作家协会,成了“两栖人”。当时中国文坛上的叶永烈凭借
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科普书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之后又有《中国五千年》和《中国福尔摩斯》问世,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吸收的中国会员和理事。

在科普园地耕耘后,年届不惑的他进入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队伍,此后他从“科普”正式转入“文学”行当,创作题材愈加广泛,有以写我党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,如长篇传记《陈云传》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《红色起点》等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,他的笔锋敏锐地深入其中,鞭挞入里,写了四大部“四人帮兴衰”作品,一人一部,内容翔实,文字流畅。其中《陈伯达传》写得很深刻。我看后一时有点疑惑:“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,讲闽南话你听不懂,怎么采访?”叶永烈说,他早年读书时学了一些闽南话。有一次陈伯达到北大演讲,他坐在第一排,能听懂一点。他说,为写《陈伯达传》,他通过闽南人翻译,多请教陈伯达秘书,还到惠安采访考察,终于掌握许多史料,写作成书。叶永烈所创作发表的 3000 万字作品中,历史人物题材占了大半。

回想往事,我与叶永烈多次接触,对他的热情与执着深有体会,《青春》的约稿总是及时提供,不误排版。后来得知,由于长期伏案写作,他的视力受到损伤,左眼动了



手术,影响写作,便没有再向他约稿。而叶永烈是闲不住的,视力模糊,他就改用电脑代笔,放大字辈。几十年来,叶永烈写作才思敏捷下笔有神,始终坚持九字方针:“大题材,高层次,第一手。”

自从他采用电脑写作,“手稿”消亡了,微信代替了邮件,难觅笔墨字迹。迄今,我手头还保存着他的七封亲笔信,弥足珍贵。每当翻阅,深为他的创作精神所感动。



长城雄风 莫远峰 作

家乡的三个怪人

秦琪

上次回娘家,带着我的小侄女在村里转转,那是承载我所有童年记忆的地方,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我小时候的影子,没想到一会的功夫,就走了一圈,原来记忆中的大世界,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村落。

当走到一处低矮的瓦房边上时,被院内一群狗的叫声吓了一跳,只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声,不知有几条,还有把脖子伸到我破败的围墙上,对着我们叫,好像不费力气就可以跳出来似的,我们赶快跑离了那个危险之地。之后,我问小侄女,这家还有几个人,他说还有一个。好像也没几年的工夫,怎么就只剩一口人了呢?

他们家姓石,本来有三兄弟。听长辈们说,他们家在那个特殊时期是地主,因为阶级成分不好,兄弟三人都没有讨到老婆,从我记事之时起,就是他们三个兄弟一起住,还经常吵架,而且互相骂娘,结果左右邻居都取笑他们。他们还喜欢到我们家串门,大家都喜欢和他们开玩笑。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是什么,总之他们都有外号。大家叫的都很响亮,还

有一些不懂事的小孩也跟着喊,他们也不生气,最多是一句“你这个小丫头……”

他们有着庄稼人代表性的肤色,花白的头发,很短,几乎是光头的样子。每到夏天,他们的着装出奇的一致,光着膀子,都穿一条分不出是灰是蓝还是黑的长及膝盖的短裤,一律的黄球鞋,那鞋子跟着他们好像就不曾洗刷过就结束了它们光荣的一生。

麦忙过后就要在田里灌水插秧,那的确是一段忙碌的季节。记得小学的时候,我们还有一周的麦长假,因为老师们家里也有不少田,孩子们也可以帮着大人做些事情,很多事情不经意间就学会了。当每一家几乎都忙完的时候,那三兄弟还不紧不慢地拔秧、插秧,本来一家三个都是很强的劳动力,应该干得很快,可他们每次都落在别人后面。这个时候,一些热心的婶子大娘就自发地帮他们,一上午的功夫,水汪汪的田里就插上绿油油的秧苗。那时候,人们非常淳朴,不像现在,做

点事情,都花劳务费的。当时就是管大家吃顿饭就行了,等大家吃过饭回去后,他们到田里看看,结果这些麻利的好心人做的事他们看不过去。他们看到秧苗没有整齐的一行一列,就下到田里把秧苗扶起,或拔下来再插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,结果又忙活了一遍,搞得大家很不自在,好像给他们做事不认真似的,其实那些秧苗成活之后,站直了,会很整齐的。

记得他们家养过几头牛,那就是家里最大的财富了。每天下午,他们就把牛牵出去吃草。有一阵子,听说邻村有的人家牛羊被偷了,他们就把三间本就不宽敞的瓦房隔出一间,给牛住,晚上上了结实的大锁,才能睡得踏实!

这些情景好像就在昨天,可他们中的两个都已经不在了,一生未娶,更无儿无女,平平淡淡的一生,走了,也了无牵挂。或许,他们在天堂的家中也会牛羊成群吧!

畅游白马湖

季学军

沿着淮金路南下,穿越城市的喧嚣,白马湖独处乡野的静僻。风景区 11 匹昂首腾空的骏马浮雕,刷新着白马湖曾经的悠悠岁月。阡陌田野,碧湖湖水,临湖而居给人一种惬意的祥和。湖堤上宽阔的柏油马路,路旁花开烂漫,湖边杨柳低垂。色彩斑斓的森林似乎为神彩飞扬、奋蹄疾驰的白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这一幅幅冲击视觉的美图让秀丽的白马湖变得妩媚动人、英姿焕发。

国庆长假期间,我们一家来到了风景秀丽的白马湖。踏着徐徐的秋风,我们来到了白马湖 1 号景区;荷塘密布,河流纵横的 1 号地也是白马湖湿地自然保护区。

有一个渔民模样的人问我们要不要乘他的船到湖里观光。来这里可是看湖的,我们欣然答应了。船穿过 1 号地向湖的纵深处驶去。浩淼的湖水一望无际,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舟行湖上,人游湖中,乘风破浪,独醉其中。妻也感慨了起来,这里的环境真美!水系发达,闪耀古今的白马湖堪称淮安的“母亲湖”,她南连长江,北通淮河,春秋时期是古邗沟重要组成部分,这里也成了扼守江淮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。而今面积达 108 平方千米,湖面海拔 6.5 米,贮水量 1.05 亿立方米白马湖承担着南水北调的重要蓄航任务。“秋水满湖芦黄苇,游船吹浪人更欢”。我篡改了元代大诗人萨都刺的诗。春绿秋红,夏清冬黄。不同的季节,白马湖会呈现给游人不同的意境之美。开船的师傅说他原来是白马湖的渔民,为了积极响应政府退渔还湖的号召,现在做起了开船拉游客游湖的生意。政府帮他们交了养老保险,现在也无后顾之忧了。

我和妻站在船首,在猎寻着白马湖秋日的湖光十色。成片的白鹭落在了湖中的浅滩上,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隐在了芦苇丛中,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儿时而踮踮,时而俯冲般地在觅食。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和谐美图。上善若水,厚德载物。儿子和女儿坐在船弦边抚弄着清澈的湖水。这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啊!现在从农村到城市,似乎很难找到如此清澈的水了。

开船的师傅说,前面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湖,人工挑筑的隔堤将白马湖一分为二。远远望去,秋日的隔堤花红柳绿,一派繁盛的景象。隔堤犹如杭州西湖的断桥,又如一条彩色的飘带横亘在白马湖的湖中。我们一家登上了隔堤,我张开双臂呼吸着白马湖洁净的新鲜空气。儿子站了一片花丛中让我给他照相。妻和女儿在欣赏着隔堤上的奇花异草。鸟语花香,柳枝婀娜,曼妙湖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啊。亲近自然才能感受到自然的无穷魅力,心中再多的惆怅也会被美景淡化。隔堤上多了自驾游的情侣,多了愉悦身心的垂钓者,也多了搞野炊的休闲一家。

11 月 14 日,由国际麻将联盟主办的第四届世界麻将锦标赛在韩国济州岛落幕,中国 B 队勇夺团体冠军,江苏宝应县周勇获个人冠军,第二、三名分别由中国和法国选手获得。

麻将号称“方城之戏”或“竹林雅集”、“神游仙境”,又有“书房赌”、“君子乐”、“卫生八围”等雅号。如今,麻将可以说家喻户晓,虽不能说是国粹,但它的普及程度之广,恐怕没有哪个娱乐项目能与之相比。《辞海》称:麻将牌,也作“麻雀牌”,简称“雀牌”。至于麻将的来源,据《辞海》所注,它是由明代的马吊牌演变而成,马吊牌则由唐代叶子戏发展而来。叶子戏是唐代中叶产生的一种娱乐品,明代天启年间演变为马吊牌,清乾隆年间受宣和牌和砸和牌影响,变为骰和牌。后来,骰和牌又受一种称为梅花牌的影晌,共上了东南西北四门风牌,于是形成了共 136 张的麻将牌。当然,也有史料说麻将牌是元末明初一个叫万秉超的古人为纪念《水浒》108 将而发明的,108 张正牌暗喻《水浒》中的 108 位好汉,如九条指“九纹龙”史进,二条指“双鞭”呼延灼等。这 108 位好汉分别来自四面八方,于是有东、南、西、北各 4 张。而梁山伯聚义的群雄有贫有富,出身不同,因此设中、发、白。另外,还有资料说麻将原是“抄粮牌”演变而来。古代,江苏太仓县曾有皇家大粮仓,常年囤积稻谷,以供“南粮北

调”,粮多自然雀患频生。管理粮仓的官吏为了奖励捕雀护粮者,便以竹制的筹牌记捕雀的数目,凭此发放酬金,这就是太仓的“护粮牌”。这种筹牌上刻着各种符号和数字,既可观赏,又可游戏,也可作凭取奖金的凭证。这种护粮牌后经演变而定型,便成为今天的麻将牌。

旧时平民麻将多是骨质、竹制的,现在多是塑料的,但旧时达官贵人使用的麻将则多是贵重材料制作的。2014 年初,有报道说,世界麻将组织透露,根据日本东京千叶县麻将博物馆持有者(竹书房株式会社)原董事长野口恭一郎的遗愿,那些沉睡在日本麻将博物馆里多年的、传说中的国宝级麻将,将回归麻将发源地——中国的怀抱,其中包括清代御用麻将——“五彩螺钿牌”在内的大批藏品。除了“五彩螺钿牌”之外,这批藏品中还有一些皇宫用牌,包括翡翠的、纯银的、各种骨头的、犀牛角质的、陶瓷牌等。

上世纪 20 年代初,我国麻将牌流入西方和日本,当时很受欢迎。早在 1929 年,日本就举行过全国麻将大赛。1999 年 4 月,

日本还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麻将博物馆,以致力于统一世界麻将规则。麻将可以提高人的决策能力、判断能力、应变能力,在日本还是企业家必修之课呢。如今,麻将将在西方基本销声匿迹了。

对麻将牌功过,历来有争议。清人吴伟业就考证过明朝就是亡于马吊(麻将)。

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把麻将看着是继鸦片、火腿和小脚之后中国的第四害。他估计,当时

全国每天至少有 100 万张麻将桌,以母亲打八圈,每圈半小时计,就得消耗 400 万小时,相当于损失 16.7 万天光阴。胡适问道:“我们走遍世界,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、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?”从历史上看,麻将牌始终与赌博相连,所以也有人把麻将牌称为“博戏”。解放初期,人民政府为了澄化社会风气,发布了一系列取缔赌博活动的规定,麻将牌也被列为赌具之一,明令禁止。但是,麻将牌毕竟具有两重性,一是娱乐工具,二是适宜赌博活动,从其用途来说,主要是娱乐工具,用以赌博则是人为的因素。据此,1958 年,公安部明

麻将杂谈

张士旺

令麻将牌不再列为赌具,可用于娱乐活动。1994 年,公安部就麻将问题又提出了“禁赌不禁牌”的管理原则。

历经磨难,麻将大难不死,主要原因是它流行于民间,老百姓喜闻乐见,因此具有较强生命力。10 多年前,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官员认为,时下麻将在我国存在三种状态:一是休闲麻将,它呈主体状态,约占 92%;二是赌搏麻将,约占 7%;三是竞技麻将,约占 1%。制订麻将竞赛规则,将麻将引入竞技,从发掘麻将丰富的文化内涵底蘊入手,开展健康的、积极的、规范的麻将运动,应是明智之举。为此,1998 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《麻将竞赛规则》,由此,麻将成了正式的竞技项目,并于 10 月份举办了“北京国际都市麻将交流大赛”开了麻将国际比赛的光河。随之,山西、甘肃、新疆等地成立了麻将协会,还举办比赛和培养骨干。2015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,由国际麻将联盟主办、联合国公司赞助的首届世界麻将运动会在海南三亚举行,共有中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新加坡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名日本麻将爱好者参赛。中国队包揽了个人、团体两项金牌。同期还举行了日式麻将、四川麻将等多种规则的麻将嘉年华。

提倡竞技麻将,就是高举禁赌旗帜,使麻将走上健康轨道。麻将虽好,娱乐也罢,竞技也要,总要以不赌博,不影响正常生活、工作为宜。

金秋十月,丹桂飘香。一场秋雨带着几代老海军的期盼,把西子湖浇得情意满满,格外醉人。

四十多年不见了,是现代微信,是热心领导,是杭州战友,更是永不退化的感情又把大家拉到了一起。老领导来了,老弟兄来了,跨越几个年代的六百多名老战友、老军嫂,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到杭城来了,一时间,西子湖畔的文华宾馆、星都酒店人声鼎沸,情如潮涌。

报到那天,星都酒店的大厅里站满了人,准确地说站满了一帮特殊的老人,大的八十多,小的也年近花甲。他们当中有退休的老将军,有慈祥的老领导,有共和国的老功臣,更多的是一帮曾经驰骋海疆的小伙子。几十年不见了,一朝相逢,固然有的一见如故或似曾相识,但绝大多数不认识了,这一些曾经风华正茂的兵哥哥,如今多数稀疏谢顶,有的甚至白发苍苍,表面上看已经很难再现昔日的风采。但不认识不要紧,只要一提起名字,一股暖流立马涌进胸膛,就犹如又接通了断线的信号,眼前马上浮现出昔日的音容笑貌。“噢,你就是赵助理。”“你就是张参谋,哎呀,几十年啦,终于又见面了。”接下来就是热情的握手,深情地拥抱。“老弟呀,你叙好吗?”“老哥,你发福了。”一番叙旧之后,三个一群五个一伙,便搂在一起拍照留念。战友手拉手,话儿说不够,说大海,说海军,说军旅生涯,说趣闻轶事。就这样,一拨接一拨,一浪接一浪,大厅里充满了欢声和笑语。

参加战友聚会,我的心一次次被感情的潮水撞击着,眼泪也一次次在眼眶里打转。回忆了一下,两个半天的聚会,我起码掉了五次泪。第一次,是在报到大厅。有战友告诉我,四川有一位家属代她丈夫来看战友了,听到这消息我的心就有点颤抖。接着他告诉我,这位战友去世了,他爱人听说战友要聚会,想了一个晚上,哭了一个晚上,她知道,丈夫生前最丢不开的就是战友情,这次聚会,他不能参加了,如果在天有灵,一定会很伤心的,于是她决定要代丈夫去看看战友。第二天她跑到丈夫的坟上,哭着把想法告诉了丈夫,就这样跟战友们一起来到了杭州。听到这里,我眼泪止不住刷刷地掉了下来。

美丽的西子湖啊,你若有情,我相信也会和我一样要掉泪的。

第二次,是在吃午饭的餐厅里。我刚坐下来,就有战友告诉我,无锡的徐汉宏找我。我知道他身体不太好,立马起身去找他,远远的看到他夫人挽着他,站在餐厅的走道上。我赶紧走过去抓住他的手。他脸色发白,身体很虚弱,笑咪咪地看着我,但说话有些困难。几年不见,他样子变了,旁边的人还以为他是女的。他夫人告诉我,“他脑子已经开了三次刀,前几天都不能下地走路,但他一定要来看看战友,我只好陪他来了”。多好的战友啊,当年我们同在政治处工作,他是那么精神那么有才华,现在被病魔折磨得不男不女,看得我心里酸酸的,眼泪直往下掉。我怕他伤心,赶快扭过头去,让他夫人照顾他早点午休。

第三次,是在晚上聚餐时。主持人林政委话音刚落,就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他跟前,拿过话筒就开始自报家门。他声音很大,讲话很激动。他说,他 1946 年入伍,今年 87 岁了,是我们部队的第一任航海业务长。现在他儿子当海军,孙子当海军,他要求孙子的孙子以后也要当海军。他的话音刚落,全场响起暴雨般的掌声。林政委顺势而上,连续三次带领大家高呼海军万岁。他振臂领呼“海军——”,下面齐声相应“万岁!”震耳欲聋的呼喊,在偌大的餐厅经久回荡。那一瞬间,我和许多人一样,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。这是激动的泪水,光荣的泪水,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海军而感到十分自豪。

第四次,是在聚会的会场。音箱里一直播放着《人民海军向前进》、《军港之夜》等军旅歌曲,那熟悉的旋律,一下子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部队,那气氛本来就让人激动。突然,林政委走上舞台,用沙哑的声音告诉大家,他一般不流泪,但这一次他哭了。接着,他含泪给大家讲了三个故事,除了那位四川军嫂的故事外,还有一位在美国定居二十多年的战友,特地从大洋彼岸飞回来参加聚会。另一位战友的战友更是坐轮椅,让夫人推到了杭州。他建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当战友们把目光聚焦他们时,只见这两位战友,特别是那位坐在轮椅上的战友,举手向大家敬军礼,久久地不肯放下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是老了感情脆弱吗?不,是战友聚会时的真情宣泄。

第五次流泪是在听卫东战友的诗歌朗诵。优美的诗文,深情的演绎,标准的国语,磁性的嗓音,真是情深意切,字字珠玑:“也许你不认识我,但我却知道你,也许我们未曾谋面,但我们之间却从来没有距离。”“无论你来自哪里,我们都是与大海结过生死之缘的弟兄。”“不管你发展的历史磨难过怎样的沧桑,不管你的番号是否还在海军编制的序列里,但岑港那轮朝阳啊我们终身都不会忘记。”“谁说相拥一抱只有欢笑?谁说挥手告别只有泪滴?我们之间再短暂的关爱也是长久的关爱,再长久的分离也是短暂的分离。”听着听着,我的眼泪下来了,听着听着,我又回到了岑港。“我们都是与大海结过生死之缘的弟兄”,说得多么好啊,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,只有咱当兵的人才能体会到。

再见,我的好战友!保重,我的好弟兄!短暂的聚会,很快结束了,临别时,那一次次拥抱,比西湖醉人,那一声声叮嘱,比秋雨情长。

权关夕照

董振安

柳岸霞云夕照红, 樵关独立运堤中。
帆樯千里驰晨雨, 笙鼓百年吟晚风。
清帝登楼诗兴发, 宦船过闸历源通。
而今风里腰缠客, 创业江南圆梦荣。

情满西湖

丁志方